

考证狂人：十年考九个国家证书

闫继传, 现年72岁, 年轻时只读到高中二年级便因故辍学。他用10年的时间考取9个国家资格证书, 创造了他自己的, 也是中国的纪录——拥有最多“国家专业资格”的律师。如今, 已届古稀之年的闫继传, 每天还在凭着不泯的激情和顽强的毅力, 继续演绎自己的传奇人生。

4月1日, 记者几经周折联系上闫继传。听明记者的来意后, 闫继传欣然接受了采访。记者来到海口闫继传的家里, 刚做完腿部手术的闫继传拄着拐杖站在屋内, 热情地接待了记者。记者看到, 闫继传虽然白发苍苍, 但是精神矍铄。在言谈中, 他思维敏捷、逻辑严密。



今年72岁的闫继传曾入选“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拥有最多“国家专业资格”的律师

当过民办教师和企业会计

“以前, 我什么罪都受过, 什么苦都吃过。”说这话时, 闫继传有些动情, 让人感觉到他人生道路的曲折。

1937年, 闫继传出生于辽宁省岫岩县的一个普通家庭里。在那个年代, 一般家庭的孩子都比较多, 闫继传家也一样, 他的父母共生了6个孩子, 他排行老大。闫继传自幼爱学习, 成绩也一直很突出。16岁那年, 他以统考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岫岩中学, 这也是他一直引以为豪的一件事。1958年, 闫继传父亲失去了工作, 他家的经济状况也慢慢变差了。当时刚读到高二的闫继传被迫辍学, 高二也成了闫继传接受正规教育的最高学历。

之后, 闫继传跟随父亲一起来到岫岩县黄花甸乡, 一个距离县城很远的地方。在这里, 闫继传每天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 工作很累。闫继传的饭量大, 总也吃不饱。身高1米8的闫继传, 每天都要饿着肚子辛勤劳作。

20多岁时, 闫继传成为黄花甸乡中学的民办教师。在这里, 他不仅收获了爱情, 也因为他在学校数学教得好, 被公社选为社办企业的会计。在会计这一行, 他一干就是10年。

会计知识只要不懂就自学

随着闫继传的3个孩子陆续诞生, 闫继传家里也出现了粮食紧缺的情况。为了维持生计, 闫继传和妻子商量后, 决定远赴他乡另谋出路。

几天后, 闫继传拖家带口, 乘坐火车来到了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桦南县二道沟公社。当时, 闫继传身上只有40元钱, 他拿出其中的9元钱买了50斤苞米, 这便是全家的口粮。

在二道沟公社, 闫继传为了家人能够吃饱穿暖, 拼命地工作。曾经有一段时间他还帮人烧过砖窑。不久, 闫继传因为对在辽宁干过会计的经验, 又被聘为当地社办企业的会计。

在二道沟公社当会计的这段时间里, 只要有空闲时间, 闫继传就会看书学习。为了干好工作, 对于会计方面的知识只要不懂的他就自学。“什么工业会计、农业会计、商业会计、交通运输会计, 全靠自己学习摸索。”闫继传说。那段时间的学习, 锻炼出闫继传惊人的自学能力, 让他受益匪浅。

为考大学把年龄改小5岁

1983年, 是闫继传人生中的转折点。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首届经济类专业开始招生, 这让闫继传激动不已。经过多年的自学, 闫继传已积累了丰富的会计学等方面的知识。他想检验和证明一下自己, 也是为了将来的发展, 当时, 已经45岁的闫继传, 为了达到报名的要求, 他把自己的年龄改小了5岁。到现在他个人档案里记录的年龄还是1942年出生。

在当年的考试中, 闫继传在全县100多人中排名第五, 以优异的成绩顺利考进黑龙江电大。

“我在我们班所有人中是学习最好的。”说这话时, 闫老

很自豪。由于学习成绩优异, 又有当老师的经验, 闫继传在学校担任兼职教师。再后来, 因为闫继传的课讲得好, 被推荐到七台河市电大教课。这样他一边做会计, 一边教书。从七台河到二道沟有50公里的路程, 每周他要往返二三次, “由于太冷, 我脖子上的肉都被冻坏了。”闫继传说。

1989年, 闫继传考入了黑龙江省委党校, 在那里他同样给自己的同学讲课。

53岁成功考取律师资格证

由于法律和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 闫继传早就意识到掌握法律知识的重要性。于是, 他产生了考取律师资格证的想法。1986年, 中国开始第一届律师考试。四年后, 经过一番准备, 闫继传自学并成功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 那年, 闫继传53岁。

学习的过程是艰苦的, “我当时的工作比较忙, 学习时间很少, 只能忙里偷闲自学。”四年的时间里, 闫继传在家庭、在单位舍弃了很多东西, 但最终收获了他最想要的。

“取得律师资格证让我深受鼓舞, 也因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让我终生受益。”从此, 闫继传的角色开始改变, 他由一名会计变成了一名律师。

此后, 闫继传边工作, 边学习, 根据需要不断考试, 取得了一系列的证书。1992年, 闫继传考取了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证; 1993年, 又考取中国审计师资格证和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证。

入选“大世界基尼斯之最”

1993年, 56岁的闫继传在七台河市工作待遇稳定, 经济收入也渐渐高起来。闫继传不满足于现状, 他要到外面“闯一闯, 看一看”。“当时我拿了一个书包, 老伴背着一个大编织袋,” 就这样, 闫继传和老伴从哈尔滨乘飞机到了海口。

当时, 闫继传身上只有4000元, “这是当时我全部的身家。”说这话时闫继传笑了。到海口后, 因为工作需要, 他花了1650元买了一部BP机, 全家就只剩2000多元了。加上几件衣服、几本书, 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

抵达海口的第二天, 闫继传到海口一家会计事务所找工作。看到闫继传的一系列证书, 会计事务所当场决定聘用他。虽然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但闫继传并没有忘记学习。

从1991年到2001年, 他利用工作外时间, 先后考取了中国土地估价师资格证、中国地产估价师资格证、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中国证券律师资格证书、中国企业法律顾问职业资格证书等9个国家资格证。在1999年, 62岁的闫继传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的“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拥有最多“国家专业资格”的律师。

不鼓励年轻人盲目跟风考证

闫继传非常关注大学生就业问题, 现在他有孙子孙女在读大学, 其中大孙女即将大学毕业。闫继传说, “上帝是公平的, 每人每天都有24小时, 只

要有精力, 就要逼着自己去学习, 这样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能力, 才能找到好的工作。”

闫继传称, 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形势下, 很多人都面临着就业问题的考验, 特别是大学生群体, 竞争激烈而又缺乏社会经验。闫继传希望年轻人能根据自身实际, 制定一个明确的目标, 通过不断学习来充实自己。闫继传还说, 考证只是一种手段, 但不是最终目的, 他不鼓励年轻人盲目地去跟风考证。“只有根据实际需要考证, 并通过不断学习掌握应用技能, 才是有价值的, 学习掌握并有效运用知识才是最重要的。”闫继传说。

七旬老翁仍坚持学习

今年72岁的闫继传现在仍然富有激情, 思想具有前瞻性。他每天忙于处理相关法律事务, 只要有时间仍然坚持学习。“我现在学习的都是最新出台的法律法规, 不学习就会落后。”记者看到闫继传的书房摆满了法律用书, 而床头则堆了大量的案宗, “只要还有客户需要, 我就会去做, 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不过, 也要劳逸结合, 有时间我就带老伴去海南北地转转, 和儿孙们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闫继传共有4个儿子, 受其影响, 原本做会计的二儿子现在也改行当了律师, 并成了他的助理。

4日, 记者拨通了闫继传手机, 闫继传在电话里说他在上海的飞机场, 正前往外地代理一桩案件。 据《海南特区报》

守墓老人：一家三代看护清皇陵

青石板, 绵延千米, 巨大的石像矗立两旁。阳春3月, 薄暮清晨, 这条运送皇帝遗体的神道, 空旷、神秘, 一个老人拄着拐杖缓步走过, 老人发如雪。

这情景吸引了摄影记者的镜头。“别照。”老人厉声喝止, 伸出拐杖击打了一下地面, “给点钱。”路旁卖饮料的当地人哈哈大笑, “张老头, 又来了。”

老人也随着咧嘴一笑, 摆了摆手, “规矩, 给我照相得给钱。”老人强调, “多少无所谓。”

老人叫张福财, 86岁, 在东陵守了一辈子的陵墓, 守到老守了, 自恃相貌迥异, 经验丰富, 开始在陵墓外靠讲故事或与游客合影挣钱。

接过记者递上的10元钱, 老人整整衣服, 很大方地一站, “来, 照吧。”

还没拍两张, 他就忍不住自顾自讲起了他的故事。



张老拄着拐杖站在东陵的神道上, 他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

■墓主介绍

清东陵, 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一处规模最大的皇家陵墓群, 埋葬着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同治和孝庄、慈禧等清代的皇帝、皇妃共161人。

在北京市以东125公里的河北省遵化市, 有一座清代皇家陵园, 称清东陵。

几百年来, 一群守墓人守护着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皇家陵墓。

当老张还是小张的时候

老张和老伴住的地方挨着惠陵, 从爷爷那辈起, 一家人就在此守陵。数千满族后裔是如今东陵乡的主要人口。

老张本姓金, 祖上是满族镶黄旗, 年轻时, 教书先生给他改名叫张起志, 他觉得“不够劲”, 自己琢磨出张福财这个名字, 取意“来福来财”。现在, 村里没人知道他的原名。“我把名字带到棺材里。”老张说, “这是秘密, 你们甭想问出来。”

记者见到老张时, 正是他一天“工作”的开始。老张拄着拐杖走在青石板铺成的神道上, 拐杖与石板发出清脆的碰撞声, 老张缓步走过, “皇帝的棺材就从这上面过。”他用拐杖杵了杵地。

“神道”要比周围的土路平整, 走起来不硌脚, 他喜欢在这上面散步。老张说, 这样走路有感觉。

“原来这叫九陵十八圈。”老张的故事, 总要从介绍家乡开始, “那字读quan, 四声。”

以前, 每个陵墓旁都用石墙围成圈子, 供守陵人居住。

老张生在大裕村, 看守乾隆的陵墓裕陵, 而看守乾隆妃子的“圈”叫小裕村。老张还是小张的时候, 每次去小裕村玩都会感觉高人一等。

在东陵, 可供小孩子玩的地方不多, 庙堂就成了一座天然乐园。捉迷藏是小张儿时最

流行的游戏。小张最爱带大家去定陵(咸丰帝墓), “那里是最阴森的。”老张说。

有一次游戏结束, 太阳落山, 伙伴们回家时, 突然不见了小张, 连忙返回寻找。夜幕下, 宫殿内泛着青光, 十几个孩子踮着脚走, 小声呼喊小张的名字。猛地, 小张从大殿的柱子后面蹦出来, 大喝一声“嘿!”

就这一声吼, 十几个孩子全被吓得坐在地上, 小张大笑地指着他们说:“胆小鬼。”

老张说, 他从小胆子就很大。“我爹说, 这都是咱祖宗保佑咱们的。”老张说, “你看吧, 我打小和这陵就有缘分, 不怕。”

平生第一次感到恐惧

沿着神路一路走下去, 老张兜售着他的故事, 与导游不同, 他的收费标准是“随便给”。

老张没上过学, 考不了导游证, 但如果想听他讲故事, 听众必须是他看着顺眼的。“凡是那种五官不正的, 给多少钱我都不搭理他。”

前面就是裕陵, 是老张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我守过这儿, 也修过这儿。”老张说, 他这辈子第一次的恐惧感, 就是在这里产生的。

1928年, 军阀混战, 震惊国内的东陵盗墓案爆发, 那一年, 老张5岁。

“突然村里来了好多兵。”老张说, 村头也贴上了告示: “军事演习, 严禁百姓入内, 发

生意概不负责。”

百姓看了告示, 哪敢不搬家, “连我爹也跑了出来。”老张说, 他爹是那时的守陵人之一。

一连7天, 小张不敢出门, 听见外面“轰轰”的爆炸声, 他不清楚什么原因, 但感觉不妙。

兵撤了, 小张跟着大人走出了门, 就听街坊传言, “帝陵被炸了。”

“啊! 这还了得。”尾随着父亲, 小张跑到裕陵, 看到地上被炸开了一个巨大的洞, 一股股的阴气从墓里涌出, 吓得围观者直往后退。

作为守陵的旗丁, 张福财的父亲首先跳了进去, “乾隆皇帝的尸骨被扔在地上, 棺材里空空荡荡。”老张说。

“村里人都哭了, 老人们尤其伤心, 坐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想起这些往事, 老张的眼神很凄凉。“对不起祖宗啊!”

端枪深夜守皇陵

离裕陵地宫越来越近, 老张略有些激动, 拐杖触地的频率也越发加快。

还没进入地宫, 一股阴冷气已经袭来, 让人禁不住一哆嗦。“你看, 这道门就是我修的。”老张摸了摸门板。

我已经很难求证老张经历的真假了, 因为这个村庄已经找不到比他年纪更大的老人, 或者他守陵的“战友”。

在一些小字辈的当地村民看来, 老人的确有经历, 是乡里当之无愧的活古董。

老张说, 他当过兵, 可兵荒马乱的, 总觉得不保险, “还是回来种地看陵吧。”

清代, 这里的人靠守陵的俸禄过活。民国时期, 早已没有俸禄, “但还得看, 这是传统。”老张说, “不然能干吗!”

一些当地人开始跟着汉人学种地, 老张也学, “刚开始没

有锄头, 就拿小铲子锄地。”老张比划着。

乡里的混混开始砍伐陵墓周边的树木卖钱为生, 老张不屑于这种勾当, 他要继续守陵, 继承父业。乡里的地保给他配发了枪, “土枪, 吓唬普通人没问题。”老张说。

那段岁月, 老张对皇陵有了不一样的感触。

“要值夜班的。”那是老张第一次在晚上这么近距离地守皇陵, 夜幕笼罩下, 皇陵里更多了一份阴冷。

端着枪, 老张发愣了, 突然一道白光闪过, “啊!”老张紧张地丢掉手中的枪, “那是什么。”老张拽着同伴的衣袖问。

“狐狸, 经常来。”同伴拍拍他的肩膀, “还有长虫呢, 3丈长!”

“这是真事啊!”老张唏嘘不已, “看来老辈人说的‘守陵神白狐’的传说不假。”

可让老张产生疑问的是, “假如真有神灵, 怎么没保佑乾隆爷呢?”

重修东陵时见到宝贝

这是块宝地, 老张倔强地一口咬定。

可以作为注脚的是, 当地村民口口相传的“七十二浣陵雨”, “每年不多不少。”老张说, “不管外面多旱多涝, 这一带从来没变。”

风调雨顺, 可村民却从未因此富裕过,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他们温饱知足。

当然, 也有村民希冀能从自家田里挖出宝贝来, 但大多挖出来的只是修宫殿时扔在地里的下脚料, 不值钱。

老张说他见过真宝贝。新中国成立后东陵重修宫殿, 老张在裕陵当泥瓦匠。

在大殿屋脊上, 老张发现了一块白玉瓦。“透明的, 上面刻着九连环。”老张一下认出

这是珍宝, 拿在手中仔细把玩。

“我赶紧上交了。”老张说, 宝贝的确让人眼红, 但他不敢据为己有。这是老张一生中距离财富最近的一次, “你看我这个名字没取错吧!”老张说。

死了就埋那山上继续守陵

老张是名人, 东陵的保安大都认得他, 他去哪座陵墓都是免票的。

“他们幸福着呢!”老张指着保安说, “现在陵墓里都装着红外线之类的高科技, 不像我们那会儿, 就端着个枪。”

陵很大, 从一个陵步行到另一个陵往往要几十分钟。来来往往的村民, 远远地就朝老张扬扬手, 抬下巴, “还没走累啊?”

“不累, 硬朗着呢!”老张回应着。

过往的旅游车没有减慢速度, 扬起的尘土呛得老张咳嗽不止。

远处, 太阳已经升起, 穿透重重雾霭, 老张可能有些累了, 微微冒汗, 但脸色红润。

如今, 老张一家已经四世同堂, 但他依然闲不住, 每天都要来陵墓“工作”。

“你一天能挣多少钱?”我问。“没准, 有时候一个礼拜都不见得有钱。”老张说。

“那你干吗天天来?”

“习惯了!”老张说。

“你觉得自己现在还算守陵吗?”

“当然算, 我天天向外人宣传这里, 给祖宗争光啊!”

“你信鬼神吗?”

“不信, 皇上自己都保不住。”

“那你图啥?”

老张摸着白发了想了, “不图啥啊! 我就这么过的, 过习惯了!”他遥望着远山, “我就埋那山上, 天天看着这陵。” 据《法制晚报》